

中国历代奸相丛书

谷景峰 著

贾似道

张建国 主编



出版社

I247.53/187

历代奸相丛书

主编：张建国

贾 似 道

谷景峰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贾似道/谷景峰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.1

(历代奸相丛书/张建国主编)

ISBN 7-80094-600-2

I. 贾…

II. 谷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②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26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189 千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定 价:11.00 元

主 编 简 语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往往模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《历代奸相》丛书，完全在历史定论框架内，重在塑造人物，写出有血有肉的形象，并不只是一具躯壳。凡人皆是多侧面的，看到了他们产生和存在的“合理性”，对人生现象将会有深深地感悟。不是简单的“正己”与“辨人”可以结论的。

这正是此书的深层意味所在。

内 容 简 介

南宋末年，市井无赖贾似道依仗其姐贾贵妃，以所谓“廷对”的形式当上了朝廷命官，随后就大耍阴谋，网络党羽，打击异己，欺上瞒下，私自与元兵议和，却假报“鄂州大捷”，窃取了平章要职，掌握了军政大权。他醉卧葛岭，淫荡无度，元兵围困襄樊五年，他封锁消息，粉饰太平，直至敌人逼近临安（今杭州），他才被迫督师抗元，结果不战而逃，大败鲁港。在朝臣强烈要求下，贾似道被撤职罢官，贬于循州（今广东龙川），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杀死。

本书语言流畅，笔调细腻，作者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，大胆虚构了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尤其对贾似道的为政、为事、为人揭露得淋漓尽致，读后颇耐人寻味。

第一章

公元 1212 年（嘉定四年）8 月 16 日。

钱塘江上，风平浪静。商船、官船、打鱼船在江上来来往往，不时传来阵阵渔歌或是不知何意的喊叫，那声音在江面上滚动着，传出老远老远。

一艘小小的游船在江中行驶，船头上站着一主一仆。主人姓贾名涉，台州（今浙江临海）人，官居淮东提刑，权知楚州，节制京东忠义军。他身材魁伟，浓眉大眼，三十多岁年纪，一身商人打扮；仆人贾六儿，尖嘴猴腮，獐头鼠目，一看便知不是善良之辈。主仆二人说说笑笑，浏览着江上风光。

贾涉家有夫人唐氏，所生一女名玉华，年方五岁。姑娘长得乖巧伶俐，惹人喜爱。

贾涉是个好色之徒，经常出入秦楼楚馆，因此常与唐氏犯些口角。唐氏刁泼厉害，贾涉不敢得罪，只是敷衍搪塞或一走避之。前一天八月十五晚上，唐氏与玉华等了半宿贾涉不归，回来后唐氏便大吵大闹，追问他又去哪里鬼混，贾涉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唐氏更是不依不饶。

第二天，贾涉客厅独坐闷闷地喝茶，贾六儿进来嘻皮笑脸地说：“老爷，还生气呢？”

“遇上这么个母老虎，真没办法，说不定她还会来纠缠呢。”贾涉呷了一口茶，悻悻地说。

“老爷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”贾六儿说。

“走？哪里走？”贾涉说。

“老爷，今天是八月十六，八月十八是钱塘潮，钱塘大潮你看见过吗？咱何不去开开眼界？”

钱塘潮也叫海宁潮，是浙江杭州湾钱塘口的涌潮。每年夏历八月十八日，在海宁所见最著。因钱塘口呈喇叭形，向内逐渐浅狭，潮波传播受到约束，潮来时，潮头壁立，如斧砍刀削；波涛汹涌，如万马奔腾，潮头高度可达一丈多，潮差两丈七尺，乃自然界一大景观。

贾涉自升到淮东提刑后，游遍了名山大川，可就没亲眼目睹过钱塘大潮，贾六儿一说，他便欣然同意。

小船走着走着，忽见前边船只逐渐稠密，不远处好像有一码头。

“船家，前边是何地方？”贾涉问。

“前边是凤口小码头。”摇船老汉答。

“凤口？”贾涉自言自语：“这地方似有所耳闻。”

“老爷，我想起来了！”贾六儿突然喊道：“凤口出美女！”

“噢？”贾涉一听美女二字，心中就犯奇痒。

船家呵呵大笑，说：“这位小哥说的不错，自有朝有代以来，皇上从凤口选的妃子就有十来个了，这是凤凰飞出的地方，要不能叫凤口么？”

“老爷，赶钱塘潮还来得及，要不咱就在凤口住上一夜？”贾六最理解贾涉的心意。

“好，船家，靠近码头，我们要上岸一游。”贾涉对老汉说。

“好咧！”

小船徐徐靠岸。贾六儿付了船钱，主仆登上了码头。

码头上人头攒动。一筐筐钱塘大鲤鱼蹦蹦跳跳，金光闪闪。讨价还价，吆五喝六，热闹非凡。贾涉无心观赏，径直朝风口走去。

要想进风口，须沿江岸走，风口离码头半里之遥。

主仆二人信步悠悠走在江岸上。左边是汨汨的江水，泛着涟漪，右边是竹篱茅舍，百姓人家。贾涉边走边注视着过往行人，只要有年轻女子，他就多看上一眼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前边有一女子面对江水浣衣。这并未引起贾涉的注意。走到女子背后，贾六儿突然打了一个喷嚏，吓得那女子一激灵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两个过路人，继而嫣然一笑，复又去浣衣弄水。

女子回眸一笑，倒叫贾涉精神一振。这位女子虽然衣衫褴褛，但面目十分俊秀。那眼，那眉，那嘴，那鼻子，那面皮儿，简直比西施还俏丽，贾涉从来未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子。连贾六儿也看得直了眼睛。贾涉心潮澎湃，不由自主地走到浣衣女的近前。

“小娘子，江边浣衣么？”贾涉没话找话。

浣衣女眼中闪动着秋波，瞅了贾涉一眼，然后端起衣盆欲走。

“哎，我们老爷跟你说话呢！”贾六儿摊开双臂，挡住浣衣女的去路。

“我……我不认识你们。”浣衣女有些害羞地低下头，脸颊涂上两抹红晕。

贾涉贪婪地盯着浣衣女的面庞，越发觉得她楚楚动人。

“小娘子，我们是来钱塘观潮，行了一日，腹内饥饿，想讨口饭吃。”贾涉色迷迷地瞅浣衣女说。

“我们家穷，没什么好吃的，二位官人还是走吧。”

“那给口水喝总算可以吧？”贾六儿说。

“请小娘子行个方便，我们稍歇片刻就走。”贾涉说。

浣衣女犹豫片刻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

跨过江岸边的大路，来到浣衣女的家门。浣衣女端着衣盆，用脚踢开虚掩的柴门，贾涉、贾六儿尾随浣衣女进了小院。

几只母鸡在院中啄食。院内杂物虽多，但料理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，两间草房，低矮简陋。

贾涉、贾六儿低头进了草屋，浣衣女礼貌地拣两个凳子叫二人坐下，倒了两碗白水。

贾涉对贾六儿说：“去，买些好酒好菜来！”

贾六儿答应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
浣衣女有些不解地问：“这位官人，看你们不是低下之人，为何偏来我这寒舍求食？”

贾涉说：“我乃淮东提刑，姓贾名涉，今与仆人前来观潮，适才见小娘子容颜美貌绝伦，顿生爱慕之心，故而借机一叙。”

“不！这位老爷，小妇人已是有夫之妇了！”浣衣女慌慌张张地说。

“小娘子今芳龄几庚？”贾涉问。

“20岁了。”浣衣女答。

“姓甚名谁？”贾涉问。

“姓胡名月屏。”浣衣女答。

贾涉说：“像你这人见人爱的美貌佳人，怎落到如此寒酸地境？你丈夫做何生计？”

贾涉这一番话，触动了胡月屏的伤心之处，她低下头，双眸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，并向贾涉道出她的身世。

胡月屏是湖州德清县人，从小没爹没娘，是婶子把她养大，

婊子刻薄狠毒，17岁就把她卖给李大吹。李大吹说话不沾天不沾地，不务正业，赌钱、喝酒，输了钱就拿月屏出气，非打即骂，还口口声声要把月屏卖掉还债，月屏毫无办法，忍气吞声地默默打发日子。

贾涉一听，心头一亮。他佯装为月屏擦拭眼泪，着实在她脸上抚摸了几下，那白嫩细腻的面皮，使他心猿意马。他正襟危坐，道貌岸然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小娘子，你莫悲伤，我要买你为妾。”

“这……”胡月屏有些心慌意乱。

贾涉接着说：“只要你跟了我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”

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外边闯进一个黑脸大汉，他就是李大吹，赌钱又输了，回家来怄气。

李大吹一看家里坐着个陌生男人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指着贾涉的鼻子吼道：

“你何人？来我家做甚？”

胡月屏解释说：“这位是淮东提刑贾老爷，你休得无理！”

李大吹一听是个大官儿，锐气就减了八分，说话也有些结巴：“你……你来做甚？”

贾涉不慌不忙，翘起二郎腿说：“你娘子要卖与我为妾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李大吹一听要买他娘子，起初不干，贾涉用官势压他，还答应给他三百两白银，李大吹本来就不是个良民，他暗自盘算，这些银两除去还清赌债，再娶一个也绰绰有余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便应允了。不过得要现钱。

贾六儿来了。买来了鸡鸭鱼肉，上等白酒。不过这些好东西全归李大吹受用了。

贾涉得一美妾，欣喜若狂，观潮的思念早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付了银两，带着月屏和贾六儿，连夜雇了船只，急速回家。

回程船上，贾涉暗想：如带月屏突然回府，唐氏定会大哭大闹，搅得沸沸扬扬，不好收场，倒不如先找好友陈履常商议商议，叫他给想个万全之策。

陈履常是嘉定进士，以媚事太监卢允升而步步升迁，因陷害忠良，做恶多端，群起而攻之被削官，后常往来鄂、苏、皖之间，出入官宦之家。他与贾涉是同乡，又是莫逆之交，是贾涉帮他买了一套庄院才得以定居。二人来往频繁，关系密切，贾涉镇压农民起义，杀害起义领袖等主意都是陈履常所出。陈履常的夫人吕氏和贾涉夫人姐妹相称，她二人常聚一起，论些家长理短，贾家的大小事情、夫妻纠葛，吕氏了如指掌。

贾涉带领月屏、贾六儿悄悄地来到陈履常家，把为难之事向陈履常诉说。陈履常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你先在愚弟这里暂住两日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次日，陈履常打发吕氏去找唐氏，装作闲扯，言谈中透露出：府上来了一贵客，能掐会算，测吉凶、占祸福，十分灵验。唐氏心动，欲卜未来，吕氏便领来串通好的相师“小神仙。”

“小神仙”受了贾涉的金钱，便使出全身解数，卖弄他的三寸舌簧，对唐氏阿谀奉承，只说得唐氏如腾云驾雾般舒服。末了，“小神仙”瞅着唐氏“哎呀”一声说：“不好！”

唐氏大吃一惊，忙追问缘由。

“小神仙”说：“夫人，我算你膝下只有一千金，时年五岁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”唐氏连连点头。

“小神仙”接着说：“这小姐是贵人，风命，可惜命难保全。”

“那可如何是好？这……”唐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“小神仙”说：“雄为凤，雌为凰。凤鸣曰唧唧，凰鸣曰啾啾。一双千金，凤凰翱翔，单凤处世，命不久长。”

唐氏连连哀求：“神仙师父，你给想个办法呀！”

“小神仙”说：“看夫人面相，亦不能再生养了，叫老爷纳妾方为上策。若妾再生一千金，凤凰才展翅，小姐飞黄腾达；若妾生一公子，乃龙凤呈祥，小姐前程无量。望夫人三思。”

吕氏在旁添油加醋，劝唐氏快叫老爷纳妾生养。唐氏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，贾涉便带胡月屏去见夫人。为了女儿的性命、前程，唐氏强忍醋意，接纳了胡氏月屏。

从此，贾涉和胡氏双栖双宿，如漆似胶，形影不离，不久，胡氏便身怀六甲。

1213年（嘉定五年）8月8日，胡月屏分娩生下一个白胖白胖的男孩。

这就是贾似道。

第二章

自胡氏生下似道之后，贾涉对她更是百般宠爱。胡氏精神愉快，身体康健，乳汁充足，那小似道跟气吹一般猛长，白白的脸，大大的眼，活泼可爱，贾涉喜不自胜。

唐氏为了女儿玉华，才忍气吞声，委屈度日。她原盼望胡氏尽快分娩，无论生男生女，都要想办法赶将出去。如今胡氏生下了似道，“龙凤呈祥”的吉言解除了唐氏的后顾之忧，她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然而，憋在心中的妒火她再也抑制不住了，她恢复了恶毒狠辣的本来面目。起初，她撻掇贾涉休了胡氏，贾涉当然不允。她与贾涉吵闹不休。出出进进，指槐骂柳。“骚货！”“狐狸精！”臭话脏话，不堪入耳。妻妾之争，使贾涉大伤脑筋。他只得互相劝慰，左右逢圆。

1217年（嘉定九年），似道五岁。

白天，小似道和比他长五岁的姐姐玉华一起玩耍。玉华爱他、疼他，对他百依百顺。有时玉华夜里睡觉还搂着他。

小似道调皮、聪明，也乖巧，小小年纪，办错了事能嫁祸于人。

一天夜里，似道尿了床，起来后瞪着俩小眼睛，指着玉华叫：“姐姐羞！姐姐尿床羞！”玉华咯咯笑着说：“羞！羞！姐姐羞！”

贾似道经常叫贾涉或玉华趴下当马骑，谁要是不趴下，他就

打滚放泼，又哭又叫。他最怕的人就是他的母亲胡氏。有胡氏在，他就老老实实。有一次似道正骑在贾涉身上放马，嘴里还叫喊：“贾涉快跑！”胡氏发现了，跑上前去，一把把似道揪了下来，狠劲地在他屁股上打了几巴掌，疼得似道呲牙咧嘴，但一声未吭。唐氏借题发挥，和胡氏扭打在一起，贾涉好不容易才把她俩拉开。

这一日，胡氏偶得一病，胸闷气短，皮肤和指甲、眼珠酷似黄杏。饮食不下，腹痛腹胀，数日后便四肢浮肿。郎中调治数日不见好转。

唐氏幸灾乐祸，求佛上香，祈祷上苍，保佑胡氏早上西天。胡氏一死，就拔掉了她的眼中钉。似道小，不记事，将来似道就是她生她养的了。

不料胡氏阳数未尽，阎罗不放，她又奇迹般活了下来。不过胡氏病愈后，已失去了往日迷人的风采：瘦骨嶙峋，双眸下凹，头发稀疏，就连走路也显得迟缓木呆了。

贾涉对胡氏已渐渐失去兴趣，时而借机发挥，大耍脾气。他色心不改，又走上过去的老路，寻花问柳，彻夜不归。

唐氏见状，暗自欢喜。本来以往她对贾涉的放荡无羁有所约束，但为报妒忌之仇，她顺水推舟。

贾涉每次出外，唐氏就找胡氏寻衅报复，几句恶语之后，便大打出手，胡氏体弱，无力反抗，往往被打得鼻青脸肿。贾涉回来，不但没个公断，反而痛斥胡氏。胡氏非常伤心，抱着小似道哭哭啼啼。小似道瞪着两只惊奇的眼睛，用小手为母亲擦泪。

八月八日是似道的生日。这一天贾涉大摆宴席，全家团聚，以示祝贺。饭后，唐氏一反常态，和蔼温柔，她拉住胡氏的手说：“妹妹，你的身体不好，以后可注意保重。”

胡氏受宠若惊，忙陪笑脸说：“谢谢姐姐的关心。”

唐氏说：“以往我对你照料不够，还请妹妹多加担待。”

胡氏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是我给你们增加了不少麻烦。”

唐氏说：“这样吧，为了照顾你的身子，从今后小似道就跟我去吧。”

胡氏一听全然明了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原来她是想夺我的孩子呀。胡氏紧紧抱住小似道，像是有狼要吃她的孩子似的。她目不转睛地瞅着贾涉，意思是叫他快定夺。

这主意本是贾涉跟唐氏商量好了的。贾涉见胡氏护着似道不松手，大声地说：

“放开！跟你一起，怕是似道染疾的！”

贾涉说完，拂袖而去。

唐氏冲到胡氏面前，力抢似道，似道死抱住母亲，哇哇大哭。胡氏、唐氏来来往往几个回合，玉华呆呆看了一会儿后，跑上前去帮助母亲。唐氏一脚把胡氏踢倒，抱起似道冲出客厅……

1219年（嘉定十一年），贾似道七岁。

贾涉望子成龙，为似道请来一个秀才。这秀才姓王名龟，长得大头大脑，五短身材，最显眼的是，左耳垂下有一颗比豆粒大的红光闪闪的小肉瘤。

贾涉叫似道跪下拜师。似道见了王龟就哈哈大笑。

“还不拜师，为何大笑？”贾涉装作很有文尊的样子说。

“拜师可以，得让我先摸摸老师耳朵上的小滴滴。”似道顽皮地说。

“混账！成何体统？”贾涉呵斥似道。

“不叫我摸就是不拜。”似道噘着小嘴认真说。

贾涉很是尴尬，面对王龟一副为难抱歉的样子。

这位王先生很知趣，但不值钱。也许是因为家穷等米下锅。他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大人何必着急！叫他摸摸何妨？”王龟说着来到似道近前，躬身探脑，“公子请摸。”

似道扬起小手，捏了捏那个肉瘤，软软的像个气泡儿，很是好玩儿。

似道拜了师，就要上学了。

学馆设在后花园。

从正厅北走，越过东西配房，就见一个月亮门。进了月亮门，是一影壁，影壁上画着一棵松，松下有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；闪过影壁，是方砖铺的甬路，甬路两旁，花草茂盛，蜂蝶群舞；半箭地之遥，一座拱桥。桥下流水潺潺，鱼儿水中游蹿；跨过小桥，便是书馆。书馆掩映在翠绿之中，红砖黄瓦，廊檐拱翘。一间是授课的地方，一间是王龟的卧室，另一间是伙房。

清晨，王龟洗漱毕，伙夫端来早膳。饭后，他在廊下悠闲散步。不多时，贾涉、胡氏、唐氏、玉华簇拥着似道前来入学。王龟殷勤地迎去。

小似道看见王龟又咯咯笑了起来，他还是要摸摸先生的滴溜。

胡氏大喝一声：“不得放肆！”

似道吓得一哆嗦，忙躲在唐氏背后。

自唐氏母女把似道抢走以后，胡氏哭了几天几夜，但唐氏并未将胡氏与似道完全隔绝，胡氏母子还可以自由接触。唐氏与似道也是母子相称，如同亲生。只是唐氏待似道娇惯过度，有求必应。久之，似道和唐氏的感情愈来愈重，同时也渐渐疏远了胡氏。胡氏有时也将似道唤入房中，声声教训，指他做人之道。似

道在胡氏面前唯唯诺诺，但一出门坎，便记忆全无，似道惧怕胡氏，也从心中尊重胡氏。他敢与唐氏胡搅蛮缠，但不敢与胡氏顶一字之板。

众人先到王崑卧房落座小叙。贾涉要王崑起名字，王崑说：“似道这名讳起得极妙，不知出自何人之口？”

贾涉说：“此乃嘉定进士、好友陈履常所赐，妙在何处？”

王崑说：“《诗小雅·斯干》，‘似续妣祖’，《孟子·告子》，‘履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’似，嗣续、超过也；道，宇宙万物之本。老子曰：‘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……可以为父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’。似道寓越万物之规，破宇宙之律，真乃惊天动地也！”

王崑这么之乎者也地一解释，把贾涉说得云遮雾罩，他暗暗佩服王崑学识渊博，心中产生了几分敬意。

“请先生为犬子赐个字吧。”贾涉说。

王崑略加思索说：“就叫师宪吧。”

“师宪？作何解释？”贾涉问。

王崑说：“师，效法、教务之官。春秋战国之时，乃君王所立之师傅；宪，朝廷委以诸郡之腹官吏。似道、师宪，一辉一映，相得益彰。”

贾涉拍手称快，望着心爱的儿子，笑容可掬，似乎已看到似道的锦绣前程。他抚摸着似道问道：

“我儿，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？”

似道小眼一翻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做官儿。”

“做个什么样的官儿呀？”唐氏也插了一杠子。

“做比我爸爸还大的官儿！”似道答。

“噢？比你爸爸大的官儿是什么官儿？”贾涉问。